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毛詩注疏

(三十)

毛鄭
亨玄
傳箋
疏達
穎孔

商務印書館

毛詩注疏

(三十)

毛鄭
孔穎
達
傳

國學基本叢書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十三〔十三之一〕

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

毛詩小雅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谷風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絕焉。

〔疏〕

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。○正義曰：作谷風詩者，刺幽王也。以人雖父生師教，須朋友以成。然則朋友之

之道也。此由王政使然，故以刺之。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。漢書地理志云：凡民稟五常之性，而有剛柔緩急，音聲不同，繫水土之風氣，故謂之風。好惡取捨，動靜無常，隨君上之情欲，故謂之俗。是解風俗之事也。風與俗，對則小別，散則義通。蟋蟀云：堯之遺風，乃是民感君政，其實亦是俗也。此俗由君政所爲，故言舊俗。言舊俗者，亦謂之政。定四年左傳曰：啓以夏政，商政，謂夏商舊俗也。言風俗者，謂中國民情禮法，可與民變化者也。孝經云：移風易俗，關雎序云：移風俗，皆變惡爲善。邶谷風序云：國俗傷敗焉。此云天下俗薄，皆謂變善爲惡，是得與民變革也。若其夷夏異宜，山川殊制，民之器物言語，及所行禮法，各是其身所欲，亦謂之俗也。如此者，則聖王因其所宜，不強變革。王制曰：廣谷大川異制，民生其間者，異俗。又曰：脩其教，不易其俗。地官土均云：禮俗喪紀，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。誦訓掌道方慝，以知地俗，皆是不改之。此言其大法耳。乃箕子之處朝鮮，大伯之在勾吳，皆能教之禮儀，使同中國，是有可改者也。但有不可改者，不強改之耳。

習習谷風維風及雨

興也。風雨相感。朋友相須。箋云。習習。和調之貌。東風謂之谷風。與者。風而有雨。則潤澤行。喻朋友同志。則恩愛成。○谷音穀。

將恐將懼維予與女

箋云。將。且也。恐懼。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。當此之時。獨我與女爾。謂同其憂務。○恐。丘勇反。注下同。女音汝。厄。本又作阨。於革反。難。乃旦反。

將安將樂女轉棄予

言朋友趨利。窮達相棄。箋云。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。今女以志達而安樂。棄恩忘舊。薄之甚。○樂音洛。注下皆同。

〔疏〕

習習至棄予。○正義曰。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。維此生長之谷風。能及於膏潤。澤陰雨。以行其潤澤。由風雨相感。故潤澤「德」行。以與良朋相親於善友。以成其恩愛。由朋友相須。故恩得成。朋友恩愛相須。

若是。事有窮達。不可相棄。何爲且恐且懼。當遭苦厄之時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。纔得且安且樂。志達之時。汝何更棄我乎。不念恩愛之時也。○箋東風至潤澤行。○正義曰。東風謂之谷風。釋天文。風類多矣。正取谷風爲喻者。谷風生長之風。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。此據風爲文。故云風而有雨。則潤澤行。潤澤是雨之事。但雨得風乃行。則潤澤亦由風。故易曰潤之以風雨。是風雨共爲潤澤。○傳言朋友至相棄。○正義曰。言彼朋友志趨於利。不顧終始。葛屨序曰。其民機巧趨利。是也。已窮彼達。是窮達相棄也。○箋朋友至之甚。○正義曰。朋友無大故不相棄。論語文也。引之者。證朋友得相怨之意。大故。謂惡逆之事。苟無大故。義不相棄。今彼已得志申達。居處安樂。而棄往日之恩。忘昔時之故舊。是風俗薄之甚也。以序言俗薄。故於此明之。

習習谷風維風及頤

頽、風之焚輪者也。風薄相扶而上。喻朋友相須而成。○頽、徒雷反。上、時掌反。

將恐將懼。寘予于懷。

箋云：寘、置也。置我於懷。言至親已也。○寘、之鼓反。

將安將樂。棄予如遺。

箋云：如遺者。如人行道遺忘物。忽然不省存也。

〔疏〕

習習至如遺。○正義曰：言習習然和調者。生長之谷風也。維生長之谷風。能及於焚輪。謂之頽。使之旋轉而升。是風薄相扶而上也。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。使之道德益進。是朋友相率而成也。德既由友而成。則窮達不可相棄。故言何爲。汝本且恐且懼。苦厄之時。則置我於懷。至相親愛矣。今汝得且安且樂。志達之後。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。忽然不省。無心念我也。○傳頽風至而成。○正義曰：釋天云：焚輪謂頽。扶搖謂之飈。

李巡曰：焚輪、暴風從上來降。謂之頽。頽、下也。扶搖、暴風從下上升。故曰「飈、飈」上也。孫炎曰：迴風從上。下曰頽。迴風從下上曰「飈」。然則頽者風從上而下之名。迴風從上而下。力薄不能更升。谷風與相遇。二風并力。乃相扶而上。以喻朋友二人同心。乃相率而成也。彼迴風從上下。谷風未與相扶。謂之爲頽。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。則於爾雅爲「飈」。不復爲頽也。詩言頽。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。

習習谷風。維山崔嵬。無草不死。無木不萎。

崔嵬、山巔也。雖盛夏萬物茂壯。草木無有不死。葉萎枝者。箋云：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。山巔之上。草木猶及之。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。草木枝葉。猶有萎槁者。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。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。○崔、徂同反。嵬、五回反。又作嵬。萎、於危反。長、張丈反。下同。槁、苦老反。

忘我大德思我小怨

箋云：大德切。磋，以道相成之謂也。○磋，七河反。

〔疏〕

習習至小怨。○正義曰：言習習然和調者，生長之谷風也。谷風猶善，能生長之，故維山崔嵬之上，草木皆能生長之，以興良朋由善能切磋之，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，道德相由而成，窮達不宜相棄，然草木之

生長，雖至於盛夏之月，萬物茂壯，無能使草不有死者，無能使木不有萎者，以時不齊，實小有萎死者也。以與道德之進益，雖至於成就之功，百事通曉，無能使色不有忿者，無能使辭不有訟者，以大義不虧，實小而而有訟也。然小萎無虧於夏長，小怨無損於交好，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，反思我言訟之小怨，而棄我乎。○傳雖盛夏至萎枝者，○正義曰：以四時春生夏長，物之盛莫過夏時，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，以其大時不齊，不能無死者，故月令仲夏靡草死，故曰死生分，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，定本及集注本云：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。○箋此言至小訟乎。○正義曰：維山崔嵬之文，上承谷風之下，而下與草木相連，明是風吹山巔之上，使生草木也。平地沃衍之土，宜生草木，山巔之上，則非草木所宜，風向吹之使生，故云猶及之也，以難長而風及，喻朋友相養之深也。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，草木枝葉猶萎槁者，以爲平地之草木，非止山巔也，養則言其難者，故云山巔猶及之。萎死則言其茂者，故言盛夏以暢之，云猶有萎槁者，爲不宜萎槁，是不據山巔明矣。若然，東風爲谷風，實取生長之義，要風以四方爲名，非以四時立稱，則夏之東風，猶爲谷風也。春則草木初生，未及暢茂，其有萎死，則唯其常，詩人不應舉以爲喻，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。木大，或一枝枯，故言萎也。草小，或連根死，故言死也。

谷風三章章六句

蓼莪刺幽王也。民人勞苦，孝子不得終養爾。

不得終養者，二親病亡之時，時在役所，不得見也。○蓼莪，上音六。下五河反。養，餘亮反。注除鞠養也。穀養也二字，餘並同。

〔疏〕

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○正義曰：民人勞苦，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。民人勞苦，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。不得終養，卒章卒句是也。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。○箋不得至得見○正義曰：經言銜恤靡至，是親沒之辭。序言不得終養，繼於勞苦之下，是勞苦不見父母也。故言不得終養者，二親病亡之時，時在役所，不得見之也。終是亡之稱。亡連言病者，以亡必用病，言終可以兼之。親病將亡，不得扶持左右，孝子之恨，最在此時，故連言之。

蓼蓼者莪匪莪伊蒿

興也。蓼蓼、長大貌。箋云：我已蓼蓼長大。「貌」視之以爲非莪。「故」謂之蒿。興者。喻憂思雖在役中，心不精識其事。○蒿、呼毛反。長、張丈反。下皆同。思、息嗣反。

哀哀父母生我劬勞

箋云：哀哀者，恨不得終養父母，報其生長己之苦。

〔疏〕

蓼蓼至劬勞○正義曰：言蓼蓼然長大者，正是我也。而不精審視之，以爲非莪。反謂之維蒿，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，正是此物也。而我不精識視之，以爲非此物，反謂之是彼物也。以己二親，今且病亡，身在役中，不得侍養，精神昏亂，故視物不察也。既不得終養，又追而爲恨，言可哀之。又可哀我父母也。其生長我，是其病勞矣。今不見其亡，所以深恨。○箋我已至其事○正義曰：視我以爲非莪，亦是作者身視，故云我視之。是作者自我也。但作者憂思之深，每事皆不精識，故舉視我爲蒿，以喻衆事皆然。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，謂衆事不精識，非獨我也。

蓼蓼者莪匪莪伊蔚

蔚、牡蔚也。○蔚音尉。蔚、去刃反。

哀哀父母生我勞瘁

箋云：瘁、病也。
○瘁、似醉反。

〔疏〕

傳蔚牡藪○正義曰：釋草文：舍人曰：蔚、一名牡藪。某氏曰：江河間曰藪。陸機疏云：牡藪也。三月始生。七月華。華似胡麻華而紫赤。八月爲角。角似小豆。角銳而長。一名馬藪蒿。

餅之罄矣維罍之恥

餅小而罍大。罄、盡也。箋云：餅小而盡。罍大而盈。言爲罍恥者。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。○餅、蒲丁反。罄、苦定反。罍音雷。

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

鮮、寡也。箋云：此言供養日寡矣。而我尙不得終養。恨之言也。○鮮、息淺反。供、九用反。

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

箋云：恤、憂。靡、無也。孝子之心。怙恃父母。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。出門則思之而憂。旋入門又不見。如入無所至。○怙音戶。韓詩云：怙、賴也。恃、恃負也。

〔疏〕

餅之至靡至○正義曰：罍器大。餅器小。酌酒者當多酌罍。少酌餅。不使小餅先竭。今餅之既盡矣。而罍尙盈滿。是爲酌罍者之恥也。以興民有富而多丁。貧而寡弱。治民者當多役富。少役貧。不使貧者先困。今

貧者既困矣。而富者尙饒裕。是王之恥也。今王不以爲恥。偏困貧民。我不得供養。故因此以恨。言寡矣。民之一生也。言生而得養。其日尙寡。況我尙不得終養。是可恨之甚。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。言已雖生。不如死之已久也。所以然者。以無父何所依怙。無母何所倚恃。已無父母。出門則以中心銜恤。旋來入門。則堂宇空曠。不復覩見。如行田野。無所有至。是其所以悲恨也。○箋餅小至恤寡○正義曰：釋器云：小罍謂之坎。孫炎曰：酒罍

也。郭璞曰：疊形似壺。大者受一斛。是疊大「如」餅也。言餅盡矣。對疊言爲疊恥者。是爲主疊者之恥。卽酌者也。以疊大似富衆。餅小似貧寡。然疊餅並列。俱以酌之。則當多酌疊而少酌餅。以至於俱盡。是均也。猶上之賦役。以富貧並對。俱以役之。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。以至於俱竭。亦爲均也。今餅盡而疊盈。故者滿也。是全不酌之辭。猶偏役貧寡。而富衆不行。故言恥者。刺王不使富分貧。衆恤寡也。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。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。言餅盡則疊盈矣。疊既無情之物。終不自盈爲恥。故知是爲疊者恥。以喻王恥也。○箋孝子至所至。○正義曰：作詩之日。已反於家。故言出入之事。入門無見。又似非殯。是已卒哭之後也。入門上堂不見。慨焉廓焉。時實爲甚。三年之外。孝子之情亦然。但此以三年內耳。

父兮生我。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。長我育我。顧我復我。出入腹我。

鞠、養、腹、厚也。箋云：父兮生我者。本其氣也。畜、起也。育、覆育也。顧、旋視也。復、反覆也。腹、懷抱也。○拊音撫。畜、喜郁反。顧音故。覆、芳福反。

欲報之德。昊天罔極。

箋云：之猶是也。欲欲報父母是德。昊天乎我心無極。

〔疏〕

父兮至罔極。○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。已思報之。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。母兮以懷任以養我。又拊循我。起止我。長遂我。覆育我。顧視我。反覆我。其出入門戶之時。常愛厚我。是生我劬勞也。我今欲報父母是

勞苦之德。昊天乎。心無已也。常所憶念。無有已時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。○鄭以腹爲懷抱爲異。○傳腹厚。○正義曰：釋詁文。○箋父兮至懷抱。○正義曰：上章摠言父母。此分父母而說之。故云。父兮生我者。本其氣也。以鞠已爲養。畜我承拊我之後。明起止而畜愛之。故爲起也。言覆育者。謂其寒暑或身體逼之。覆近而愛育焉。旋視、謂去之而反顧也。復、反也。故爲反覆。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。腹我、謂置之於腹。故爲懷抱。以父母厚已。非獨出入之時。故易傳也。

南山烈烈。飄風發發。

烈烈然至難也。發發、疾貌。箋云：民人自苦見役。視南山則烈烈然。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。○飄、避遙反。後篇同。本又作票。

民莫不穀。我獨何害。

箋云：穀、養也。言民皆得養其父母。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。

〔疏〕

南山至何害。○正義曰：孝子言已在役之苦。卽我本從役苦於南山。值時寒甚。視南山則烈烈然。愴其「至」役之勞苦。而情以爲至難也。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。於時天下之民。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。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甚害。而不得養父母乎。此何害。與下不卒互也。○箋言民至之害。○正義曰：何害者。皆以己刺彼。故言他得孝養。已獨寒苦。此則怨者之常辭。且虐君者役賦不平。非無閑豫之人。故作而言己偏苦。得稱民莫不穀也。

南山律律。飄風弗弗。

律律猶烈烈也。弗弗猶發發也。

民莫不穀。我獨不卒。

箋云：卒、終也。我獨不得終養父母。重自哀傷也。○卒、子恤反。重、直用反。

蓼莪六章。四章章四句。二章章八句。

大東刺亂也。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。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。

譚國在東。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。魯莊公十年。齊師滅譚。○譚。徒南反。國名。

〔疏〕

大東七章。章八句。至告病焉。○正義曰。作大東之詩者。刺亂也。時東方之國。偏於賦役。而損傷於民財。此譚之大夫。作是大東之詩。告於王。言已國之病困焉。困民財役。以至於病。是爲亂也。言亂者。政役失理。

之謂。揔七章之言皆是也。言困於役者。則對貨財謂之賦。功力謂之役。案此經文及傳箋。皆刺賦斂重薄。無力役之事。故哀我憚人箋云。哀其民人之勞苦。亦不欲使周之賦斂。則亦可息也。是欲息其賦斂。非力役也。但王數徵賦。須轉輸。轉輸之勞。卽是役也。四章云。職勞不來。下箋云。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。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。是困於役之事也。經則主怨財盡。故唯言賦重。〔斂〕則兼言民勞。故云困役。由〔送衰〕財以致役。故先言之。從首章以盡三章。皆是困役財之事。四章以下。言周衰政偏。衆官廢職。由此已國所以賦重。故言之以刺周亂也。言病者。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。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。是所苦之辭也。言東國者。譚大夫以譚國在東。而見偏役。故經云小東大東。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。不指譚而言東者。譚大夫雖自爲己怨。而王政大經偏東。非譚獨然。故言東以廣之。譚大夫者。以別於王朝也。普天之下。莫非王臣。必別之者。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。西之人優逸。是有彼此之辭。故須辨之。明爲譚而作故也。若汎論世事。則不須分別。小明大夫悔仕於亂。彼牧伯大夫。不言其國是也。○箋譚國至滅譚。○正義曰。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。莊十年。齊師滅譚。是春秋經也。傳曰。齊侯之出也。過譚。譚不禮焉。及其入也。諸侯皆賀。譚又不至。是以齊師滅之。引此者。證其在京師之「事」也。

有饒簋飧。有捋棘匕。

興也。饒。滿簋貌。飧。熟食。謂黍稷也。捋。長貌。匕。所以載鼎實。棘。赤心也。箋云。飧者。客始至。主人所致之禮也。凡飧饗餼。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。興者。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。於天下厚。○饒音蒙。簋音軌。飧音孫。捋音蚪。又其牛反。下章同。匕。必履反。饗。於恭反。施。始鼓反。

周道如砥其直如矢

如砥、質賦平均也。如矢、賞罰不偏也。○砥、之履反。

君子所履小人所視

箋云：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。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。其如砥矢之平。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。○共音恭。本又作恭。

瞻言顧之濟焉出涕

瞻、反顧也。濟、涕下貌。箋云：言、我也。此二事者在乎前世。過而去矣。我從今顧視之。爲之出涕。傷今不如古。○瞻音卷。本又作眷。濟、所姦反。說文作潛。云涕流貌。山晏反。出如字。徐尺遂反。涕音體。爲、子僞反。

〔疏〕

有饌至出涕。○正義曰：言有饌然滿者。簋中黍稷之飧也。有揀然長者。棘木載肉之匕也。客始至。主人以簋盛飧。以匕載肉而待之。是主人供承之惠。於賓客厚也。以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。非直與恩

厚。又法制齊均。周之貢賦之道。其均如砥石。然周之賞罰之制。其直如箭矢然。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。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。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。所以履而行之。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。時小人皆共承奉。所以視而供之。既君子履其厚。小人視其平。是上下相和。舉世安樂。今此二者。於前世已過而去。瞻然迴反。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。終不可值。由此濟焉爲之出涕。傷今不如古。所以見偏役也。○傳饌滿至赤心。○正義曰：簋以盛飧。饌爲其狀。故知饌滿簋貌也。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。此以盛於簋。故知熟食也。又禮之通例。皆簋盛稻粱。簋盛黍稷。故知謂黍稷也。揀爲匕之狀。故知長貌。雜記云：匕用桑。長三尺。是也。鼎實煮肉也。煮肉必實之於鼎。必載之者。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。其肉之胖既大。故須以匕載之。載。謂出之於鼎。升之於俎也。雜記「法」亦言：匕所以載牲體。牲體卽鼎實也。言棘赤心者。以棘木赤心。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。盡、誠也。吉禮用棘。雜記言用桑者。謂喪祭也。待賓客之匕。禮當用棘。傳言赤心。解本用棘之意。未必取赤心爲喻。○箋飧者至天下厚。○正義曰：簋飧之所用。故言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。知者。聘禮。賓初至。大夫帥至於館。宰夫朝服設飧。

是也。必先設之者。以其初至。權致小禮。彼注云。食不備禮曰飧。對饗饌之大爲不備。司儀注云。小禮曰飧。大禮曰饗。饗。是也。言凡「飧饗」以其爵等爲之。牢禮之數陳者。掌客文也。案大行人及掌客云。上公飧五牢。饗饌九牢。侯伯飧四牢。饗饌七牢。子男飧三牢。饗饌五牢。諸侯之朝。必以臣從。彼爲凡介行人宰史設文。故注云。凡「大」行人宰「使」眾臣從賓者也。行人主禮。宰主具。史主書。皆有饗饌。尊其君。以及其臣。以其爵等爲之。牢禮之數陳者。爵卿也。則飧二牢。饗饌五牢。爵大夫也。則飧大牢。饗饌三牢。爵士也。則飧少牢。饗饌大牢。此降小禮豐大禮也。以命數則參差難等。略於臣用爵而已。是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也。陳者。依此數陳列以與之。言此證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。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。以下云周道如砥。言周平安之世。曉言顧之。傷其不見往古。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。喻古者施予之厚也。以東國困役而刺王。則與天下同怨。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。下言周道。明所思不出於周也。○傳如砥至不偏。○正義曰。砥謂礪之石。禹貢曰。礪砥磬丹。以砥石能磨物使平。故比貢賦均也。矢則幹必直。故比賞罰不偏也。砥言周道。則其直亦周道也。如矢言其直。則如砥言其平。互相通也。知砥比貢賦。矢比賞罰者。以王道所行。唯此事耳。此爲貢賦之偏以發言。故先以砥比貢賦。取均平之義。貢賦之外。唯賞罰耳。故以矢比之。傳因有二文。而分之耳。其實貢賦賞罰。皆平皆直。理亦兼通。故下箋云。砥矢之道。獨爲貢賦。而砥矢並言。是得兼通故也。此篇怨政偏敝重。無言賞罰之事。傳言之者。以言周道爲事廣。所可平直者。卽貢賦賞罰耳。故因而盡言以暢之。且粲粲衣服。鞞鞞佩遂。是濫賞所及。亦是賞罰不平也。○箋此言至無怨。○正義曰。此言君子小人在位。與民庶相對。君子則行其道。小人則供其役。此上四句有二事。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倣之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。以履視不同。先上二事。故箋分以當之也。言君子所履者。明已今賦斂之偏。亦由時在位貪亂。不履先王之道。不能佐君以致於偏。故五章以下。刺其空官廢職。與此相首尾。

小東大東杼柚其空

空。盡也。箋云。小也。大也。謂賦斂之多少也。小亦於東。大亦於東。言其政偏。失砥矢之道也。譚無他貨。維絲麻爾。今盡杼柚不作也。○杼。直呂反。說文云。盛緯器。柚音逐。本又作軸。斂。力豔反。後同。

糾糾葛屨可以履霜。佻佻公子行彼周行。

僂僂、獨行貌。公子、譚公子也。箋云：葛屨、夏屨也。周行、周之列位也。言時財貨盡，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，乃夏之葛屨，今以履霜送轉餽，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。言雖困乏猶不得止。○糾、居黝反。屨、九具反。僂、徒影反。徐又徒了反。沈又徒高反。韓詩作耀耀，往來貌。並音挑。本或作窈，非也。周行，戶郎反。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并注同。餽音運。

既往既來使我心疚

箋云：既、盡。疚、病也。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，周人則空盡受之，曾無反幣復禮之惠，是使我心傷病也。○疚音救。

〔疏〕

小東至心疚。○正義曰：譚大夫既思古無及，乃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己，小亦於東，大亦於東，前所賦斂者，唯出杼柚。今既輸送杼柚，從其上之物，皆已盡焉。由此財盡，衣屨不備，糾糾然夏日之葛屨，公子

以貧乏，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。僂僂然獨行者，我譚國之公子也。因送轉餽，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，雖則困乏，猶不止也。公子之困如此，又我譚人自盡空竭，送餽而往，周人則空盡受之，虛空而來，曾無反幣復禮之惠，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。○箋小也至不作。○正義曰：知譚無他貨，唯有絲麻者，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。說文云：杼、持緯者也。○箋雖公子至不得止。○正義曰：上言杼柚其空，是譚國財盡，履霜之下，即云公子，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。下云既往既來，仍是轉輸之事，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餽至京師，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，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餽之幣，列位則是有司也。隱七年左傳曰：初戎朝於周，發幣於公卿，杜預云：朝而發幣於公卿，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，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，發幣於公卿，與此公子發幣同。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，以葛屨為履霜，仍彼行役，言困乏猶不得止也。○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，是使我心傷悲焉。○正義曰：聘禮云：無行則重。○賄反幣，謂以幣反報來者，故此以反幣言之。知責王無反幣者，以怨其盡受，明當有報也。中庸曰：公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，是有報矣。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，春秋之世，諸侯之事，霸主與天子同也。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，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，諸侯之使，垂橐而入，稱載而歸，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，則天子亦當有報，故此其所以怨之也。

有「冽」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

「洌」寒意也。側出曰洌泉。穫、艾也。契契、憂苦也。憚、勞也。箋云：「穫，落木名也。既伐而「折」之以爲薪，不欲使洌泉浸之。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。今譚大夫「契憂」苦而寤歎，哀其民人之勞苦者，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。極盡之則將困病，亦猶是也。」○洌音列。洌音軌，字又作暑。寢、子鳩反。漬也。字又作浸。穫、戶郭反。毛刈也。鄭落木名也。字則宜作木傍。契、苦計反。徐苦結反。憚、丁佐反。徐又音但。下同。字亦作瘳。○腐音輔。朽也。

薪是穫薪，尚可載也。哀我憚人，亦可息也。

載，載乎意也。箋云：薪是穫薪者，析是穫薪也。尚、庶幾也。庶幾析是穫薪，可載而歸，蓄之以爲家用。哀我勞人，亦可休息。養之以待國事。○蓄、勅六反。

〔疏〕

有「洌」至可息。○毛以爲有「洌」然寒氣之洌泉，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。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，無得稅

契憂苦，而寤寐之中，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，不欲使洌泉浸之，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。以興今譚大夫契穫刈之薪者，尚以爲可存載於意，當餽而掌之，以爲家用，故不欲洌泉之所浸也。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，寧不亦可念之。在情當休息而養之，以待國事，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。此以洌泉比周王，刈薪之人惜已薪，猶譚大夫之愛譚人，意雖相對，而文有詳略。言洌泉之浸穫薪，不言周王之斂譚人，譚大夫有憂民之容，刈薪者無惜薪之狀，皆互見也。○鄭唯穫爲木名，尚爲庶幾，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，是薪可載歸，猶人可休息，直文比事，於義爲通，故不從毛。餘同。○傳「洌」寒至憚勞。○正義曰：七月云：「二之日栗「洌」。」是「洌」爲寒氣也。說文：「洌、寒貌。」故字從冰。釋水云：「洌泉穴出，穴出仄出也。」李巡曰：「水泉從傍出名曰洌。」洌側出，是側出曰洌泉也。穫讀如穫稻之穫，故爲刈也。薪當析之，卽云刈者，蓋木之細者。以「荆楚之類」，故曰言刈其楚，是小者刈之也。以有哀歎，故知契契憂苦也。憚勞，釋詁文。○箋「落至爲薪」，○正義曰：「落」落，釋木文。文在釋木，故爲木名。某氏曰：「可作杯圈。皮韌，繞物不解。」郭璞曰：「穫」音穫，可爲杯器素也。陸機疏云：「今椰榆也。其葉如榆。其皮堅韌，剝之長數尺，可爲絙索，又可爲帨帶，其材可爲杯器，是也。易傳者，以諸言薪者，皆謂木也，而言刈於理不安，故易之。」

東人之子。職勞不來。西人之子。粲粲衣服。

東人、譚人也。來、勤也。西人、京師人也。粲粲、鮮盛貌。箋云：職、主也。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。京師人衣服鮮繁而逸豫。言王政偏甚也。自此章以下。言周道衰。其不言政偏。則言衆官廢職。如是而已。○來音資。注同。

舟人之子。熊羆是裘。

舟人、舟「楫」之人。熊羆是裘。言富也。箋云：舟當作周。裘當作求。聲相近故也。周人之子。謂周世臣之子孫。退在賤官。使「搏」熊羆。在冥氏穴氏之職。○熊、彼皮反。職音接。字又作楫。近、附近之近。下同。搏音博。

冥、莫歷反。

私人之子。百僚是試。

私人、私家人也。是試用於百官也。箋云：此言周衰羣小得志。○僚、力彫反。字又作寮。同。

〔疏〕

東人至是試。○毛以爲言王政之偏。東國譚人之子。主爲勞苦。盡財以供王賦。而曾不見謂以爲勤。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爲常。不愧之也。其西人京師之子。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。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。不賦之

也。王既政偏如是。又上下無制。致舟楫之人之子。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。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。其私家之人之子。則百僚之官。於是登用之。小人得志驕貴也。此周道之衰。已所以偏苦。○鄭以舟人之子一句爲異。具在箋。

○傳東人至鮮盛。○正義曰：東以對西。則西人是京師之人。京師是王畿之大號。決其不賦稅。非在朝之人也。來勤。釋詁文。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。故采薇序曰：杖杜以勤歸。卽是勞來也。○箋東人至而已。○正義曰：東人言

「王」勞苦。則知西人爲逸豫。西人言其衣服鮮明。則東人衣服弊惡。互相見也。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順時。況國人乎。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己國之病。首章至此。言譚人之困。而從此以下。非復譚事。故解之。自此章以下。言

周道衰也。所言道衰。唯有二事。其所不言王政偏。則言衆官廢職也。其文雖多。意唯此二事。故摠解之。○箋舟當作至之職。○正義不以其漿。言政偏。翰翰佩璫以下。言衆官廢職也。其文雖多。意唯此二事。故摠解之。○箋舟當作至之職。○正義

義曰：義以此章八句。辭皆相反。舉鮮盛而對職勞。以是裘而對是試。則周人私人。猶東人西人也。既東西勞逸不同。則周私所主爲異。又是試爲上之所用。則是裘非身之所衣。皆是王使之也。以此知舟當作周。裘當作求。周世臣之子孫者。謂在周有功德。世爲臣。其子孫賢者也。裳裳者華序曰：棄賢者之類。絕功臣之世。是有退在賤官者也。以熊羆是裘。明道賤人求捕熊羆。故知在冥氏允氏之職。秋官冥氏下士二人。允氏下士一人。冥氏嘗設弧張。爲阱獲以攻猛獸。以靈鼓馭之。允氏掌攻蟄獸。各以其物火之。注云：蟄獸、熊羆之屬。冬藏者也。而熊羆即亦猛獸。故知在此二職也。若然。上云西人之子。聚聚衣服。西人卽周人也。上句刺其鮮盛。下句復傷其退求。熊羆者。以無道之世。莫不嬖愛羣小。斥逐賢哲。故讒佞之徒。多有逸樂。功成之輩。退在賤官。雖同是周人。賢愚不等。作者刺彼驕奢。哀此貶黜。辭各有爲。不相害也。○傳私人私人。○正義曰：此云私人。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。私居家之小人也。崧高云：遷其私人。以申伯爲王卿士。稱其家臣爲私人。故傳曰私人。人家臣也。有司微云：獻私人。玉藻云：大夫私事。使私人摯。以臣仕於私家。謂之私人。非此類也。

或醉於酒。
或不得漿。

韜韜佩璲不以其長。

韜韜、玉貌。璲、瑞也。箋云：佩璲者。以瑞玉爲佩。佩之韜韜然。居其官職。非其才之所長也。徒美其佩。而無其德。刺其素「餐」。○韜、胡犬反。字或作瑄。璲音遂。

維天有漢監亦有光。

漢、天河也。有光而無所明。箋云：監、視也。喻王闔置官司。而無督察之實。○監、古黠反。闔音開。字亦作開。

跂彼織女終日七襄。